



門1曾5
號427
卷

文 化 十 四 年 丁 丑 春 三 月 新 鐫

雙桂原先生著
念齋原先生校

李里山房
不許翻印

桂館野乘 桂館漫筆

完

江戸書林

慶元堂
擁萬堂
發兌



桂館野乘序

青木敷書撰

夏后殷周之興。聖人發基樹本。道明
德盛。漸之以仁。靡之以義。民靜而
安。似樸而儉。至治之極。而文章制度。
損之益之。與時宜之。三代以降。世殊

事異年紀。弥遠事變彌繁。是
後之學者。徑雖明而不熟。史何以斟
酌古今。以施時宜乎。史之用大哉矣。班
馬之史。君之明暗。臣之為忠。士之賢愚。民
之醇醺。天文地理。禮樂兵刑。食貨
河渠。記載纖悉。最得全體。歷代宗

之。而雖其才。公瑤原子京。產也。弱冠
遊東都。往來予處。討論經史。未數
年。歸京。筮仕土井侯。其志固萬
其學大進。嘗著桂枝野景。遠示
予。請序。予讀其書。其文約。其事詳。
猶在其時。觀其事。嗚呼。可謂良才

之才也。雖然家系小史。非所望公。然
者。我國自保元至慶長六百餘年。
屢經兵亂。書籍散亡。成敗得失。文
章制度。不可得而考也。竇為闕典。
今升平既久。文運昌明。於是乎以
公。瑤之才。講求遺書。參裁考訂。以

作正史。使六百餘年。成敗得失。文
章制度。粲然於世。豈不愉快哉。
是所望公。瑤也。曰書。為序。
寶曆九年己卯夏四月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不我國有...
寶曆元年...
是...
...
...
...

挂館野乘

平安 原瑜公瑤 撰

孫 善公道 校

史稱^ス 安德皇時平清盛恃勢^テ無道源三位賴政奉^ン皇伯父高倉王以討^ス平氏未發而謀泄遂奉王走于南都清盛使其子知盛等追伐之遂戰于菟道賴政軍敗自殺其臣源唱縛石其屍沈之菟道之河及清盛欲獲其首而梟之索之終不能得焉史之文如此而亦有可異者總州古河蓋有賴政之墓云夫古河之去菟道千有餘里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而今何以有之邪古河

民相傳昔者賴政將自殺召一從者遺命曰吾死汝必焚吾尸而囊其枯骨負以行諸州若吾逢於欲止之地則吾必曉汝以驗從者謹如其言竊負枯骨而逃遂自斮髮為僧以行天下都無有驗一日過古河脫負囊而憩于樹下及其將行囊重而不可舉焉異而彊之愈重乃悟其所謂驗也遂剪草茅而瘞其所因自廬於塚上諷唄齋董以終其身云

大田道灌既城江戸初居焉有菌生其庭大如大傘衆以為怪異走告道灌道灌就而觀之莞爾笑曰大哉菌也然亦何怪焉假令此菌也倒生乎則可以怪耳今此

菌徒大於凡菌而已何足以為怪既而菌復倒生于故所大如前菌衆視而愕然愈以為妖則請令巫後焉道灌不可曰惟此之菌其始而倒生則是可怪今也則余已言之而後倒生是受余指揮者也安有妖而受人指揮者乎焉用彼為居數日道灌與左右數人喫茶爐邊忽爐中鐵架自躍而出於坐趑趄躍忽傾忽墜騰騰築築不知其所以左右相視而失色道灌熟視笑曰人之二脚也猶且能躍今此鐵架三脚躍亦宜哉喫茶自若無殊平素少頃架躍自止道灌徐謂左右曰大凡此等之異皆是狐狸之所為余之城于此也狐狸失其叢

竊莫可告訴聊以怖衆耳何足怪焉況且足懼乎竟不
以為意也既而妖怪自止災異無見

陶晴賢弑其主大內義隆而奪其國義隆諸將士畏陶
氏威彊也多服從之即其不從者晴賢悉攻殺之當此
之時毛利元就居藝吉田獨倡義討之數與晴賢相攻
然而元就所為大都晴賢必先知之每預為備時時却
擊元就不意以是元就數戰數不利元就憂之既而覺
部下有通計於晴賢者然猶未知其為誰也陰自求之
左右群臣則左右群臣無有可疑者也有二瞽者部下
將校之子也幼而孤元就以其頗善絃歌使其從幼侍

左右而瞽者本與晴賢家有連於是元就悟其瞽之為
也因乃下令曰余今欲率兵前軍於氏那多知比之間
以討晴賢且日日中發後期者斬之既而此夜使其謀
臣一人請鑰而入之室而詐說曰日者我師數敗精銳
繫於外老弱罷於內而今君欲舉倦弊之兵以出於氏
那多知比之間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彼若盛兵距前路
別使奇兵從舟路直下嚴島以絕我後則我前不得進
退不得還當此之時縱使孫吳復生亦恐不能為主君
計矣不若君且按甲休兵待彼有變然後動也不然今
必為晴賢所禽矣元就曰誠令晴賢出此計乎則我必

為禽矣然吾平生知暗賢為人也其人勇則勇矣然無
謀也吾知其計畫必不出之也且也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疑懼如此乎何以用兵遂不聽謀臣之言陽為秘之
而泄之瞽者至期遂出師瞽者果間使人以室中語具
報暗賢也元就既出度瞽者間使既往乃先分奇兵三
千夜潛從間道下于嚴島伏於阻隘林樹間矣自前抵
於氏那於是暗賢得瞽者之報則大喜曰吾之擒元就
也在此舉矣乃自率兵迎元就於氏那別使爪牙之將
本莊融等率精騎四千從舟路下嚴島直擊元後後融
等抵於嚴島纔既登岸而猶未成列伏兵四面而發融

等兵大亂元就兵益綴左右翼繞融等融等亦知其中
計殊死戰然自知智窮兵敗或自殺或鬪死餘眾散走
元就之兵乘勝追北殲其兵矣融者暗賢棟梁之臣也
凡暗賢立謀設計悉皆融之所教也融等既死時暗賢
與元就戰于氏那忽聞融等戰死而全軍盡歿也愕然
如失左右手倉皇失措乃謀退師然業已交兵不可暴
退情見勢屈智勇俱困而元就所遣嚴島奇兵亦皆反
至氏那則元就兵人人勇氣十倍元就因又使輕騎二
千從間道出於暗賢軍後擊其不意元就自前衝之於
是暗賢腹背受敵兵遂大亂北走歸國自是元就每戰

必勝遂以滅陶氏

平信長之內豎有森蘭丸者慧而謹信常侍左右一日

信長如廁使蘭丸隨而執劍劍鞘黑聚有款紋數條款

也也史記封禪書曰鼎文鏤無款識註云款刻也識表識也游官紀聞云款謂陰文是也入者輟耕錄云古

器識居外而內蘭丸跪而執劍於廁外者良久因戲料

其款數信長自廁中覩知蘭丸料之然為不知而出也

蘭丸固亦不知信長覩之也居數十日信長與眾近臣

飲酒酣信長自弄其劍曰誰能開射鞘上款紋之數者

東方朔傳註云閣苟能中之吾必有賜焉蓋欲賜於蘭丸也於是眾近臣皆爭射之而獨蘭丸則默而無言信

長問蘭丸何故不射之蘭丸曰臣嘗知其數也是以不

言焉昔者君令臣執之於廁上也臣偶料其數業已知

之今若為不知而射之以貪其賜是欺君也賣與革也

縱君不知而有賜焉臣告忍為之乎是臣之所以獨默

而不言也於是信長大賞其誠忠賜以其劍云

荒木攝津既城於攝池田略定近鄰數縣當是時河內

和田氏亦頗疆固而與荒木氏境壤相接數發兵相攻

雌雄未決相持者連年一日攝津使使者告和田曰吾

與足下兵馬相見數矣俱未得志焉夫兩邑之民勾勾

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詰朝相見必決雌雄吾之得

見足下在明日不得見足下亦在明日毋徒苦兩邑之民父子為也於是攝津昏乃之壇列註云壇在野所以講鼓而勒兵申明約束令士皆持一列士衆誓告之處日糧以示其必死無一還心甲夜出軍去和田軍三里臨澱水而陣陣已定攝津乃自斫一大樹白而書和田二字召諸將士謂曰明日之戰誰能為我獲和田頭者其必能之者請今執筆抹此書諸將士皆無敢應者相視而唯唯而已未班有中川瀨兵者年少壯勇進顧揖諸將士曰夫危事不齒臣敢先應明日之事臣必能之因直前執筆抹其書於是攝津大喜令諸將士各且退

休以遲天明瀨兵既退以謂衆人廣坐之中吾業許我君以能獲和田頭明日之戰誠果得所欲則大善矣即不得如意則吾有死而已吾言在前吾終不敢失既而曰明日戰亦死今竊往而刺之亦死死一也吾其今宵死乎坐待明日無為也乃欲夜獨間步赴和田營直入刺之遂決意獨出道過其家乃入見其妻具語所以今夜欲死和田營狀妻曰子今出萬死一生之計妾知子事之就也往矣勉之子力能就之進而許之君退而成之功孰大焉子勉全子言若其不成天也亦何怨妾見子已今耳遂辭決而行乃潛涉澱河既到東岸有一將

馬從百餘人而來。瀨兵望見，乃趨伏於岸上柳中，潛身屏息而俟。其至，既至，闖之，則和田身自從百餘人出，候河之深淺利害處也。瀨兵竊大喜曰：「我事遂矣。」是天之所以與我也。因竊拔劍伏而窺之。和田不知也。將過其所，瀨兵自柳中暫騰而出，和、田、馬、下、人、馬皆驚，因推墜和田，直斬其頭。左右大驚，擾亂。瀨兵左手持和田頭，右手格殺復擊殺數人。然幾不得脫，乃直跳投河中。瀨兵素善沒，於是遂輒潛行水底以遁也。和田之臣亦有從沒而搜索者，然終不能獲焉。和田之兵既失賊者，且莫知其賊者為誰。瀨兵既已得脫，至西岸，乃從水中出而

上岸，則夜未四更云。於是疾走還，造幕庭，直入奏首級。攝津驚出，且喜且怪，步就問其狀。瀨兵具語以狀，全身尚濕。攝津嘆曰：「自古勇士豈有及汝者乎？」乃傳令召諸將士，示以和田頭。將士皆呼萬歲。於是攝津急欲引兵渡河，擊下河內城邑。瀨兵曰：「雖和田授首，將士猶在彼，欲為其主報讎也。咬牙作怨，怒自十倍，必將捨生致死也。君必嚴肅部伍，使彼不得卒犯也。不然，必敗。」攝津從之。平旦，引兵整伍，鼓行而渡。河內兵迎戰，果皆殊死戰。交戰良久，然攝津軍堅不可犯也。且河內既亡其主，軍皆無有統紀，兵遂亂，遁走河內。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

是攝津急擊大破之河內將士或自殺或戰死攝津追
亡逐北遂拔河內并其地

明知光秀之臣有小西萬兵者初萬兵聞明知光秀好
士躡躡而造其門自贊曰臣萬兵年十有八勇力絕倫
文武備具聞君好士故以貧身歸於君君苟以臣為可
用幸賜臣厚祿若不可用罷之臣不欲以薄祿留也言
辭不遜高自稱譽光秀傳之乃厚祿之待以殊禮居暮
年萬兵無所為於是部下諸將士皆竊罵萬兵曰黃口
之兒多言少實妄貪厚祿彼何能之有哉君而厚祿之
吾不知其所以也既而雖光秀亦稍疑其妄維時光秀

欲取丹波與赤井氏相持於八幡山一夜光秀微服巡
其營行至萬兵所萬兵方與一老兵同席而卧酣睡甚
熟鼻息如雷光秀惡其解惰不警因戲就卧內而取二
人之佩刀二人猶且睡不知也光秀遂持其刀而去有
頃二人始覺相與怪刀失彷徨求之而無有既而知光
秀之來也且愕且愧相視茫然於是一老兵謂萬兵曰
吾君之來于此也欲察吾二人也而吾二人懈惰不警
既不知其來亦至所奪佩刀縱吾君怒而容之必也鄙
我以腐鼠之況其奪刀既以為非人吾二人豈敢有面
目之可措於世乎不如相與自殺以雪其耻也亦且勝

於冒愧苟生汚穢身名哉萬兵默而不應良久而言曰
身死無辭然而無益也夫夜寐者人之常也寤而被奪
耻莫大焉今也夜而寐寐而不知焉則何耻之有也子
欲死則死吾則不敢矣於是老兵亦輟而不死既而夜
將曉萬兵被甲持鎗背上挿赤幟獨直馳出軍門大呼
入敵軍敵軍皆披靡遂至赤井氏麾下所殺傷數十人
萬兵身亦被大創十餘猶奮而不顧戰復殺數人乃取
背上赤幟植之阜上力戰遂死其下兩軍觀之無不拊
髀而壯之者光秀歎曰嗚呼吾殺之也嗚呼吾殺之也
惜哉彼蓋有待者也而吾不知之今以戲激之彼其初

來也吾厚遇之彼其德之深矣故其欲為吾死無所辭
顧未有路耳今彼酬其所志則其所為豈唯此而已乎
惜哉不令彼酬其所志焉因淚下數行為求其屍而厚
葬之

明知光秀家本貧賤少時為人奴嘗為主奉使有一木
小像遺於路取而視之則大黑天神也光秀喜曰吾聞
維神能降福于人吾將奉之遂持而還恭敬供奉朝夕
弗怠人或謂之曰善哉汝之奉維神維神能護人降福
人苟以誠感輒應且也我聞維神其屬一千維神為其
長故苟能奉之則亦能使人為千人之主汝其奉之神

感必應光秀傾聽者良久忽然不擇曰大丈夫生當主
于億萬人何能齷齪事千人乎今天下之王侯大者
連城數十小者數十里人民之衆或數十億萬或數百
萬置百官設百職德被百姓榮流支庶人之富厚猶能
如此何況維神號稱福祿之神而其所領之衆僅僅不
過一千則是神而不如人也神而如斯此何足崇焉奉
之亦奚以為遂徹其祀棄其像於塗

奧侯正宗者伊達輝宗之長子也初輝宗之據仙臺也
擊并旁邑略定奧數十縣奧人多屬焉二本松與仙臺
接壤其主右京有材力力能扛鼎自矜其勇力也獨弗

肯屬於輝宗時時發兵攻仙臺邊邑輝宗數往擊之不
能勝乃復數使使者風諭之右京竟弗肯聽於是輝宗
復往伐之遇右京于鹽松相持數十日天正十年三月
十八日右京詐為食盡使人謝罪乞降輝宗不覺其詐
也喜曰彼今服降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許其降於是
右京竊喜其中計乃從勇士數人造於軍門而降焉輝
宗喜令延入右京見輝宗膝行而前謝曰臣在君宇下
而不自圖嘗數抗君臣自知罪之大矣即以賜死唯命
是聽抑君矜其無知而有其罪使得屬麾下臣敢不盡
力此臣非敢所望亦唯鳴臣心而已言未卒嗟唏服臆

輝宗時イニ
仙臺ノ名ナルニ

感必應光秀傾聽者良久忽然不懌曰大丈夫生
于億萬人何能齷齪事千人乎今天下之王侯
連城數十小者數十里人民之衆或數十億萬或
萬置百官設百職德被百姓榮流支庶人之富厚
如此何況維神號稱福祿之神而其所領之衆僅
過一千則是神而不如人也神而如斯此何足崇
之亦矣以為遂徹其祀棄其像於塗

奧侯正宗者伊達輝宗之長子也初輝宗之據仙
擊并旁邑略定奧數十縣奧人多屬焉二本松湖
接境其主右京有材力力能扛鼎自矜其勇力也

肯屬於輝宗時時發兵攻仙臺邊邑輝宗數往數
能勝乃復數使使者風諭之右京竟弗肯聽於是
復往伐之遇右京于鹽松相持數十日天正十年
十八日右京詐為食盡使人謝罪乞降輝宗不覺
也喜曰彼今服降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許其降
右京竊喜其中計乃從勇士數人造於軍門而降
宗喜令延入右京見輝宗膝行而前謝曰臣在君
而不自圖嘗數抗君臣自知罪之大矣即以賜死
是聽抑君矜其無知而有其罪使得屬麾下臣敢
力此臣非敢所望亦唯鳴臣心而已言未卒嗟唏

雙林集 卷之十 金和齋集
淚忽忽承映於是輝宗大喜乃輒謂曰足下不以吾非人推誠以來前事何挾焉自今以往卿其盡力吾豈有他腸吾苟得志於諸侯則萬戶侯亦卿之有因與坐飲食酒行數行驩甚左右起舞為壽於是右京親輝宗及左右無戒心因直起大喝一聲撞輝宗仆坐乃左手按其襟右手拔劍屬鋒其吭瞋目罵之怒髮上指目眦盡裂擊以直出左右大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諸欲及右京者恐右京殺輝宗以故無擊右京者惶急擾亂不知所為右京既出乃急麾從者呼其馬執輝宗上之身自累騎遂跳驅而還其陣引兵直去時正宗年十八此日

偶出在外忽聞其父之如此也獨騎直馳追之騎能從者數人耳遂追及右京于天熊川於是正宗大呼馳下直衝其中堅所殺傷數十人戰至麾下遂斬右京取其頭右京亦殺輝宗正宗馳還乃復引兵攻二本松盡滅其族而收其地

遠江之南有御前崎者相傳崎前有海神焉大惡駒馬無論生馬也雖馬皮馬毛鞍轡鞅韉之屬亦皆惡之凡往來過船不得載之以濟焉苟其犯之則船必破壞覆沒以故舟人相戒遂至過其地時不許口言駒馬云豐臣秀吉之伐北條氏政也將船軍馬而從攝津直致之

相模焉道當經御前崎也於是人皆危之固辭為言矣
秀吉不聽趣命舟長舟長愈益不可秀吉笑曰於呼誠
已如此則孤宜修書與海神耳若即有急投之海中吾
保其無患也因乃援筆自書曰孤今以討北條氏之故
使馬船至相模敢借過路切望海神勿有所阻焉龍王
殿下日月書就齎發舟長等不得已彊行然意尚危懼
既而船將過御前崎果忽怒浪大作雷電風雹一時總
至舟人倉皇急以書投海則倏爾風和波平天氣晴朗
遂得無難而濟矣秀吉從陸路入相模卒滅北條氏矣
此雖或偶然也然秀吉之權詭教誨一世者亦多此類

云

福島正則之臣有條才藏者故以剛勇稱焉關原之役
正則令才藏使於鄰陣令一人為副時軍戰方急矢石
如雨陣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為牆武備志云竹牌取厚
條生牛皮編成上
銃下方指之類也可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火人不敢出頭才藏且行其
副曰牌外道直牌內道迂請取道於牌外才藏曰矢石
如雨奈何犯之以行牌外縱少回遠吾其從牌內也因
乃從牌內行其副曰嘻怯哉苟畏矢石何用勇者吾安
從其回遠者乎遂出從牌外行顧謂其僕曰孰謂才藏
勇吾平生知其怯且罵且行既而銃砲四面而下其僕

為流丸所斃身亦殆乎白死幸而不中僅能得達而與才藏相會然而猶尚口噤色灰大悔其不從牌內行也乃稍語其狀且告之悔才藏伏而笑曰固當然也及使事既畢將還才藏笑曰請從牌外其副曰一猶悔之豈可復乎乃急走向牌內才藏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我非畏死而不能我徒恐君命之不通耳今使事既畢子其行牌內吾請從牌外於是才藏捐甲脫胄徒跣以出于牌外也則矢石銃砲愈益為盛才藏負顧顧眎徐徐而過若行無人之境然遂不被中反致命於正則前意氣從容辭令如故於是其副大慚服

蒲生四郎者蒲生侯氏鄉之庶族也然不知其何屬亦失其名四郎蓋其小字云豐臣氏時蒲生氏鄉貴封為大侯食陸奧百萬石之地氏鄉以四郎為親族故割封內封四郎於米澤五萬石之地時天下初定群國諸侯猶多未就國大半居京邸氏鄉既為大侯食天下膏腴地國用富饒其在京邸頗奢侈又有所愛幸少年渡八衛者常與卧起貴幸傾内外八衛天安妖麗靡曼丹唇皓齒秀眉明眸膚如白雪其每出行行道之人無不目逆而送之者婦女見之無不色授而魂與者性亦巧佞以婉媚自固恩寵日甚出則侍左右入則專枕席賞賜

鉅萬諸依附於八衛者升進違忤者罷退於是氏鄉之
臣皆畏八衛重足一跡爭相賂遺者日夜輻湊於其門
當是時蒲生四郎在米澤聞其如此也輒駕至京師直
入見氏鄉因辟其左右具言八衛專權邪辟不可近之
狀也氏鄉作色曰彼性謹愿柔和寡人以其善為請奏
故聊給事左右而已群下嫉妬欲陷害之或惡之於寡
人奈何汝亦聞妬者之言而疾八衛之深也四郎泣數
行下曰君侯安得此亡國之語乎夫八衛閭閻之賤臣
輕嬖之佞童耳今猥受過寵至意所欲因而譽之至意
所不欲因而毀之蠱惑卑疵務取容悅君侯不察見以

為謹愿柔和彼自知見愛之深也則倍力為巧詐逞安
媚以御主心挾黨與以為威重相引以勢相導以利轉
相朋結惑亂主聽主意所狎信不復猜覺遂至使直道
者壅廢比附者顯達有罪不罰有功不賞矣夫愛之則
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間或有諫者則君侯必發
盛怒是以群臣以忠為諱以諛為道忠臣噤口而不言
智士結舌而不說上下之路隔塞而不通冤結而不達
今聞八衛之家富累萬金其嬖妾皆蹈綺縠而君之將
士或不得短褐八衛之僮僕皆餘梁肉而君之士卒或
不厭糟糠夫部下將士之事君者久者數世近者數歲

始其數在亂軍圍城之中、沐雨、擲風、攻苦、食淡、共奉君
侯、而庶幾功名、幸而得今日、此豈可背邪、且也、一旦疆
場有事、亦豈君侯獨使此、一豎子乎、小家畜產、白金之
資、尚且耻失其業、況今君列在諸侯、須日夜勤儉、簡練
忠義、斥黜佞邪、上以輔衛京師、下以維封土之安、奈何
懈怠荒肆、而獨悅一佞臣、使群下惆悵失望、叩心怨上、
乎、語至切直、氏鄉愈怒而不聽、自此而後、氏鄉乃命戶
者、無得入四郎、於是四郎欲復諫而不得入也、四郎既
痛其言之不見聽、而邪曲之害方正也、憂然幽思、冀幸
氏鄉之一悟、風俗之一改也、然卒見氏鄉之終不悟也、

乃治具、請八衛、八衛乃往、與其同僚二人俱、酒既酣、四
郎即自拔劍、斬八衛於席上、乃使八衛所與俱二人馳
走、白於氏鄉曰、鄉者臣諫君、而君不用之、臣恐群下倍
畔、而宗國之不血食也、故今謹為國家誅佞臣八衛、伏
以請罪、於是氏鄉大怒、乃使使賜四郎死、當是時、石田
三成、為豐臣氏寵臣、方盛用事、雖諸大臣列侯、亦皆依
于三成、三成聞四郎忠而被罪也、為傷其志、乃使賓客
請之、氏鄉而莫能得、於是自往救之、亦不能得、三成度
不可奈何、乃竊入、白於豐臣氏、盛推四郎之忠、為言其
忠而不當罪也、豐臣氏聽而然之、乃使三成奉其首、而

復請於氏鄉於是氏鄉不得已聽之議定不死三成又
為氏鄉故以豐臣氏指寄從四郎於肥後遣其家屬從
居因命肥後侯加藤清正令吏監之為築蓋家室給廩
食薪菜鹽豉器席四郎在肥後數年及聞石田三成將
擊レ既出軍屯關原乃慨然奮曰嗟呼吾之當
死者固久矣而三成脫我於厄是者徒深知我也我未
有分寸之功可以稱者夫士固為知己者死我獨安得
嘿然而已乎我將為知己者用乃遂乘單舸徑東指浪
華晝夜倍程而進偶逆風霖雨淹引數日至則聞三成
軍敗身已被禽斬也四郎乃仰天於邑悲哀曰嗚呼天

哉我已欲為知己者死絕險數千里以來于此而今不
及也豈非命邪嗚呼將奈之何遂復還于肥後辭其家
屬曰我縱不能報三成地上亦將報志於地下乃遂自
刺腹出腸以死死之日國中志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寺澤侯高廣就封唐津唐津多颶風歲傷禾稼而沙子
橫田濱崎鹿香諸邑以其在海濱也受害為最甚焉侯
憂之乃令瀨海諸邑傍海植松衡且數百步延袤數十
里以屏海上之颶風也業已訖功侯恐民或伐傷之也
乃欲為設禁然亦憂輕禁則民易之重禁則民以此陷
於死也乃下令封內曰某地所植新松數百千萬株其

中有七松寡人甚愛之凡芻蕘雉兔者若往還之徒戕其七松之一者處之如殺人之罪於是人皆畏令然後不使人知其所謂七松者孰是也民亦竟莫知孰是所謂七松者也則其所植數百千萬株民終莫戕其一者於是四五年後松樹愈茂鬱蔥成林諸邑之民至今賴之蓋其實始非有所愛也其意以為若或有犯者則曰此非吾所愛者也假令果戕吾所愛者則首領豈可保焉乎哉人服其智且惠云

池田市郎兵者不知其本何所人也以勇武節義顯名嘗為人騎士數戰習兵既而喪其主中廢在里巷家貧

落魄無以為衣食業如救不給編草為裳當是之時寺澤高廣受封為侯食唐津天草十二萬石地折節下士招致材能聞市郎困厄在里巷也乃使人厚聘招致之市郎至高廣與之一邑四百石地曰聊用為旦夕麤糲之資又分與步卒二十人曰市郎久窮困而來願用為扈養於是市郎遂以客依高廣客數歲細川黑田二侯雅亦習知市郎勇武聞其客高廣所也皆欲得之以為己用各竊使使往請市郎曰願來吾請以米地三千石奉子二侯使者相望於道市郎謝曰臣昔窮困容容無所倚寺澤侯乃察舉臣困污之中而待之澤厚矣夫人

厚遇我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遂竟謝絕使者乃誠門
者有敢為諸侯使通者罰之頃之高廣聞之多其義曰
二侯者天下之大侯也三千之祿比諸四百不亦厚乎
而市郎不以此為利我獨安可默然而已乎乃召市郎
曰竊聞細川黑田二侯皆欲得足下而祿以三千石而
足下不應余甚高足下之義故今吾亦奉足下以三千
石地市郎固謝不受高廣固進市郎辭曰臣昔窮困自
棄於里巷之間幸逢明公之知愛受恩過量前日所賜
采地既饒於衣食之資豈敢貪其他且臣之歸明公豈
問祿之厚薄乎徒以眷遇之不淺庶幾為知己者用耳

鄉使臣也有意問祿之厚薄乎則寧饑餓轉死溝壑亦
未必敢輕以身徇四百之祿也況所謂貴於天下之士
者其心不為利祿動也即計利較祿者是商賈之事也
而臣不忍為也誠使臣計功于祿乎則雖三千之祿臣
猶未以為嫌也何則今明公麾下之士其材幹絕人亦
能曉暢軍事者豈不平野源衛乎明公使源衛居上將
之位食八千之祿然等其陷陣却敵斬將塞旗之功則
源衛曾不得臣之髣髴也以是論之臣雖受萬石之祿
猶未為嫌也臣結髮從軍當陣臨場者大小不知其數
矣身自斬獲首級者多者百數寡者數十是明公之所

詳知焉然此皆不歸明公已前事臣自歸明公以來無勞被遇慈渥無涯未有分寸之功可以稱者徒懷駒馬之心慙無報効之期四百之祿猶且過量豈敢貪寵尤以辱重況臣不敢當君之命也終辭不受焉初市郎為人騎士從軍其軍不利市郎奔而殿追兵見市郎單騎無援直前擊市郎市郎且引且戰幾不得脫忽一人大呼曰市郎救我市郎急視之乃其人被創卧草中時追者可二十騎矢下如雨市郎乃直下抱創人與自所騎之馬上之身執其轡扶護而步走有三騎焉直前圍市郎市郎奮自搏戰斬其一人二人傷而走於是追兵大

驚莫敢復迫率得與其脫歸而致創人於其族其創人亦素有武名者後仕黑田侯長政長政時時與之語問其素所交游豪傑賢士則其人從容言市郎勇武節義且語已嘗被活于市郎狀長政嘆曰吾固知彼者久矣恨吾不能得此人以為已用而為寺澤高廣所先矣久之會長政有事來過高廣所乃請市郎至前相見因為高廣具道其活創人事嗟嘆之高廣乃問市郎有邪市郎曰有是然是時臣非能勇也其實不得已而彊為之耳今公以此賞臣使臣汗出洽背也蓋臣救彼時我軍去既遠臣單騎無屬矢盡力羸追兵益急唯恐身不得

脫當是時忽聞草間有人呼曰市郎救我視之則其人
創甚於是臣愕窒不知所出以為身猶不可脫況且救
彼乎顧亂軍之中吾已斷後無復有後我者則今我縱
舍之誰復知之不若為不聞而過焉也乃欲不顧而走
已又念今我棄而走萬一我軍士有後而至者扶護而
還乎我何面目見人於是不得已彊下扶之則其人不
能步然臣業為扶之因乃與所騎之馬上之幸而得脫
臣非始有意救彼也其實出不得已之心耳今君賞之
臣不堪慚愧恨無完可入已於是二侯愈益嘆其誠直
不伐也市郎已辭出高廣左右皆私謂市郎曰甚哉足

下之無隱也足下何不少飾足下活彼時足下之心有
誰知之市郎曰余自幼常持一戒曰誓無行與言外無
言與心違言行一致表裏相應是已平素細事猶且然
也況今二侯問余余豈可不以實對乎違心苟得虛譽
非余所願也言者動容稱嘆市郎平生雖出往連牆對
門之家每出必携一櫃內藏襦鎧一領與三日之糧使
一奴負隨又每寢必用織糸懸鎗於枕頭蓋夜間有急
便其引之立絕也其造次不忘武者率皆此類云
本多侯忠勝二子長曰忠政次曰忠朝忠勝病且卒召
其老臣松下河內藉而屬之曰主上幸封寡人為列侯

也雖吾死之後上必不忘我焉吾死忠政繼戾矣凡我家所有兵器弩弓鞍馬珠玉及其他財物汝其盡與之忠政次子忠朝奉薄居貧資用不饒寡人竊憐愛之寡人所貯庫內餘財一萬五千金汝其與之忠朝及卒河內奏之忠政將與忠朝金也忠政不懌曰余旣以適嗣得奉先君宗廟則凡家之金錢廢物固是寡人之有也彼何遽得專有之乎縱令先君之命我不肯奉之乃令河內封金藏之遂不肯與忠朝河內不得彊爭乃不得已具以告忠朝忠朝則曰余不佞幸以門庇得列在朝班則所享歲時生祿亦足以供經費也且也余人爵未

升所求車馬被服之用其費亦不廣則一萬五千金卽吾得之將焉用之今天伯氏旣已續先君之業首茅分符受任一邦也則吏祿官用百事之費度且不訾也況水旱軍旅之備此亦侯象之所不可缺則庫內之金豈得謂之餘財乎先君之命於我雖至渥哉余則何敢余豈敢貪先君遺命以辱重況先君遺先君妄施之名遂無意受焉河內具以語忠政於是忠政大感愧焉悔其始不與忠朝金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乃使河內盡歸金忠朝且謝之以自廢先君之命而負同胞之義也忠朝愈益辭而不當焉忠政曰父命也忠朝則曰非吾節也

相讓不決於是親戚諸公感其義為相議遂中分其金
令二人各納之於是忠朝不得已而詳聽之然固非有
意受也猶尚寄置之忠政庫內謂曰吾今無所用之苟
有所用則將告請焉猶之外府哉終身遂不取一金

桂館漫筆

平安 原瑜公瑤 撰

孫 善公道 校

吾祖嘗著洙泗微響非朱詰物疑藤等書以創一家
言而稿未脫余探其剗記及故紙中得其艸可以見
大略者及雜錄數十條皆一時漫書非構思而成者
故辭而未脩或有緒言不成篇者或有殘闕不得全
者然既拾之不能復遺乃今名漫筆合刻于此要唯
欲覽者以識吾祖之見耳孫善謹識

○道者統名也仁義忠信凡一切諸善何物不是道也

而自其所得於身而言之則謂之德自其所行之條理而言之則謂之道△先王之道者先王所以教化天下之道也即謂禮樂刑政之類也故謂之道猶醫之治病之道謂之醫之道也非指天地自然之道而言之也然先王之道非復離天地自然之道而別有所立也○具於已之善謂之德具於已之能謂之才得之於性得之於學及其既具之於已則其稱一也

○性者生之德也非學以養育之擴充以成其大則性之德殆乎已矣易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此謂擴充也順也者順性之德也性之德人

人所固有而非他求外借之物唯是順之而養之育之長之積小成大而已如木之子實伏於地中而後萌蘖發達於地上自子實而萌蘖而拱把而合抱以至千霄之高天亦唯順而達也耳吾故曰性猶物之種子也學也者所以養之長之之具而已宋儒復性之說則以種子為千霄也如仁齋徂徠則皆不知千霄之材其本皆有種子而生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健順中正純粹之氣聚而生人故其氣之聚也必有健順中正純粹之德人得之以為生之德所謂性也其氣之聚也又必有氣血精神心肝臟腑百骸之形象人得之以為生之

體所謂身也。而其所謂性者，寓於其心中。性也者，非有形之物，只是一箇所得於天之德，在於我心中者耳。故性得之於天，心亦稟之於天。然性是中正純粹之氣，之德而無形象，心則有形象，而其始方為形象也。父母精血之氣，必不能無純駁通塞偏正清濁之異，而母胎之所養，亦且不能無邪正清濁純駁彊弱之殊。則其所稟受，本既不能有齊也。況且及生出之後，習染之所移，又豈可勝言也哉？是所以人心之人，人有不齊，而性則人人相近也。性之德，受氣之始，唯有厚薄之不齊，而其為中正純粹者，則同。故曰相近也。

○情者，生之欲也。凡人物之好惡，不待思慮，不涉心意，自然而具於內，發於外者，此謂之情。少涉於思慮，則謂之心。謂之意，故情者，人物之自然所受於天，具於生之好惡也。其所好惡者七，所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喜樂愛欲，生之所欲也；怒哀惡，生之所惡也。七者合而言之，則好惡兩端而已。好惡兩端，亦總言則不出生之欲，故曰情者，生之欲也。

○性者，稟於天，故謂之天性。心者，圓外竅中，既是有形之物，受於父母血氣，故不得謂之天心，只稱之人心耳。心者，猶藏物之器，性即器中所藏之物也。二者其本雖

皆出於天然稟於人者固不若得於天之為粹也△心
字聖賢所說有泛言者有單言者其泛言者合性情心
意神氣才思等而總稱曰之心孟子所說心字多是泛
言之心也其單言者特言心而已如大學正心誠意則
分心與意即是單言也如論語其心不違仁則分心與
性亦是單言也其他如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子產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之類皆是單言者也

○意者心中念慮之主也夫子所以毋意者唯其從心
之所欲不踰矩之境界所謂從容中道也若夫凡人則
須要事事省察其意所起之邪正而誠之也耳

○仁者性情之正生生親愛人之所以為人之德禮義
者輔修財治之者也智者照其是非邪正者也蓋君臣
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愛朋友之親凡人之所以為人
總無不生生生親愛之道者天地之大德謂之生人之所
為人之大德亦唯生生親愛耳然亦或有時而流于兼
愛落于姑息失諸過失諸不及是禮義之所以維持財
輔也△仁者人心也義者人路也人之所以為人心
與禽獸異者唯是以生生親愛之德耳故曰仁者人心
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為人心也義者人路也言義者
人之不可不由蹈之道路而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

故曰義者人路也孟子之意非謂心即仁也路即義也路以譬其不可不由焉心以謂其不可不以此為心

○義者條理之判斷處置之宜也義者道之節目也故古多連稱道義蓋自其統名而言之則謂之道自其節目剖判處置所宜而言之則謂之義

○禮者先王之依時而制之教也教者先王與人所俱由之條理故禮謂之先王之道唯其依時而制之也故三代不同禮

○智者性中之德也神識者心之妙用也智與神識則似同物而異也智比於神識則定而靜也神識者變現

萬端

○古所謂理者謂條理也陰陽有陰陽之條理天地有天地之條理人物有人物之條理一事有一事之條理條理之外豈別有所謂理者乎而宋儒之意以為既曰條理則是落乎形而下故不曰條理而唯曰理朱子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可見是外條理而說理而非古義也△瑜與增彥敬書中有言曰能中條理之節是天下之達道人或問之瑜曰檀弓云有所祖有所襲哀之節也今且舉此一事而言之哀者是條理而哀之條理中有所當祖有所

當襲此條理中之節能中于條理中之節是即道也

○太極者合三極而一之之稱總括陰陽理氣而稱之也漢儒則曰渾沌未分之稱宋儒則曰一理之尊稱仁齋則曰一元氣之稱共皆失之如漢儒之說則唯可稱之於天地未分之前不可稱之於今日之天地殊不知太極也者就今日之天地亦可稱之焉就天地未分前亦可稱之焉宋儒則曰理仁齋則曰氣皆不知合天地萬物理氣而總括之謂之太極也

○祭天帝之說諸儒紛紛曲禮義疏卷八天子祭天地云云章辨之者頗詳也宜就考之瑜案帝者理氣主宰

之主而一帝而已王者祭之春則於東方祭之配以太皞夏則祭之南方配以炎帝季夏祭之南方配以黃帝秋祭之西方配以少皞冬祭之北方配以顓頊故謂之祭五帝耳非天有五帝唯其所配之人帝有五也天帝唯一帝而已何得天有五帝乎漢儒祖緯識之書而說六天又妄立五天帝之名殊不知天一天而已天帝亦一天帝而已唯王者一年五時祭之其主時之方敬天之至也但配之以人帝隨四時隨四方而配之亦敬先帝之德而報其德也故有祭五帝之名耳

○其學有非先王孔子而別立其道者老佛是也有宗

先王而非孔子者墨翟是也。有宗先王孔子而其實非先王孔子之舊者宋儒是也。

○宋儒知天而不知人。頗類于老莊。物氏知人而不知天。差近于申韓。

○說性而遺教者宋儒是也。論教而晦性者物氏是也。○拘於文而不通其旨者漢儒是也。滯於數而不達其情者物氏是也。

○物氏棄精而好粗者也。宋儒論內而遺外者也。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縱吾從于宋儒不欲從于物氏也。

○朱子好以一篇分經傳。物氏好以論語孔子之語為釋古言。

○曲禮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春秋洩治以諫死而夫子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治稱陳國以殺見有罪也。洩治之罪何顯諫也。三諫不聽則逃之可也。而朱子綱目於死諫者例書爵與之以洩治為有罪而書殺何其所以是非之相矛盾耶。

○檀弓曰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云云。瑜按諸書所記曾子之言者甚多。後人苟見曾子二字則以為曾參。然以檀弓觀之。

則諸書所記曾子者未必盡曾參其稱曾元曾申曾西者亦必居多蓋曾元曾西曾申相續皆賢故時人記其言與事者皆以曾子稱之假令檀弓所記無申也聞諸申之父之數語則誰得知其非曾參也乎

○物氏唯知有先王之道然先王制禮樂以前伏羲神農之世亦不有人之道乎獨言先王之道而不知有人之道豈不悲哉殊不知所謂禮樂者所以教人之具也○物茂卿答安瀾伯書論神主制曰漢志載天子主尺有二寸六孔相通不題識其面而背有題識其圓首處不與伊川同是已是雖漢制亦古來沿襲所得何以言

之古者士大夫皆有廟漢以來乃不世祿則無廟是以其主制不傳但傳天子之制也又載荀子神牌之制題識其面而無通孔等制亦無跡是溫公所據也是安說也此制前後漢志之所不載蓋物子妄以已意言之復誣引漢志以欺人耳按前後漢志唯後漢禮儀志曰及虞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註曰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幃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又曰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止有此數句而已其他未嘗見有一言半句六孔相通等語而

曰漢志載云云何其欺人之甚也且也假使物子之說果不妄乎則其不與伊川同者豈唯圓首處哉二孔六孔既殊其制面上背後題識異處其所同者獨尺寸之度已而曰其圓首處不與伊川同抑亦何乎六孔相通漢制豈有之乎漢制可考者上既表出物氏所說漢制先已妄矣更安用問古來所傳是邪非邪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殿鄭玄亦曰大夫士無主崔靈恩亦曰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據以

上諸說則大夫士之主非其制不傳也本自無主也夫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特牲饋食士祭禮也其記儀節升降制度名數者亦頗纖悉而其無主神位唯有几筵其傍坐尸而已其他經傳亦未見士大夫有主之文則無主之說似可從焉意者其束帛結茅之說亦必有所傳受而言之也要應非其意造妄作也而物氏則謂古者士大夫亦皆有主但漢以來乃不世祿則無廟故其主制不傳是據徐邈之說也漢儒唯徐邈以為士大夫亦應有主而其制不傳無以知其形制亦以臆度言之已物氏既據其應有之說復且臆上添臆然開口漫

言所以其制不傳之義況至其曰但傳天子之制則是
不知漢世傳諸侯之制有明文可徵也漢何休許慎共
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
尺可見天子諸侯同其制而獨其長短之度二寸降殺
以是為殊已而物氏云漢時但傳天子之制豈其未讀
何許之書乎抑何昧古之甚邪又載荀氏神牌之制唯
曰又載而不曰其所載之書名粗漏可笑何也上曰唯
漢志載云云其下不見別引他書而至此曰又載則是
承上文漢志非漢志又載而何然荀氏是司馬晉安昌
公荀氏則漢志豈有之乎若是他書所載乎曷不曰某

書又載想是必杜氏通典所載則須言又杜氏通典載
荀子神牌之制不然上下文理漫然不分

○又答松子錦問神主制度書曰明代率皆神版而會
典不言尺寸高祖謚曰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
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后曰孝慈貞化哲順
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他帝與后謚亦皆不下二
十字則版長當近三尺臣下牌假如文淵閣大學士太
子少保兼禮部尚書榮祿大夫襄敏公神位上加顯祖
考豈尺有二寸所能容哉凡明史會典所云寸法皆以
明尺制言之非用周尺然則高祖謚何難書之有物氏

集
以為古尺因曰豈尺有二寸所能容哉可捧勝又載清
會典載親王郡王牌位高二尺明清相沿意者明制亦
爾則知題署其面自當牌子是亦可謂杜撰矣明史云
帝后主飾以金鏤以青字是謂其正面題署其謚填以
紺青也

○又與墨君微書曰日者承問建安七子出何書按從
軍唯子建一首餘子皆不傳而公譙無偉長未審靈運
時別有所見否甚哉物氏之陋也建安七子出何書且
不知之而以身知風雅能古文自負難矣哉按建安七
子之稱出於文帝典論見昭明文選謂孔融應瑒陳琳王粲

徐幹阮瑀劉楨七子也

○太宰德夫并非附錄曰夫先王之道謂之文章文章
得祖徠而極其至茂以加焉惡是何言也惡是何言也
夫先王禮樂之教謂之文章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
都郁乎文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此類皆
是也此則太宰氏所既知焉則不必論矣獨其直承之
曰文章得祖徠而極其至茂以加焉者抑何也太宰氏
豈謂物氏極禮樂之至茂以加焉乎夫極禮樂之至而
茂以加焉者獨有聖者已太宰氏豈謂物氏聖者也乎

禮曰作者謂之聖物氏豈作者也乎太宰氏常言聖人者古帝王之稱也物氏豈帝王也乎夫物氏者小藩一陪臣傳學好古頗能屬文辭而已焉敢望聖者哉彼其所著辨道辨名學則諸書及學庸論語註假使其所立言設教解經者有可取焉乎亦唯不過上可以當荀揚諸子之流下可以陵鄭何諸註家之徒而已況其所以立言設教解經者瑜不掩瑕得不償失比之荀揚諸子尚且不足於比擬焉何得遽稱之曰先王之道得祖徠而極其至哉以加焉邪若或使太宰氏之意以文辭言也則亦豈得曰先王之道謂之文辭也乎籍令先王

之道獨文辭而已彼屈宋左馬幾先得之矣奚待物氏而後極其至哉以加焉乎要之太宰氏之意上句文章以禮樂言下句文章以文辭言因遂引龍入亢直誣先王之道而歸併於其師之文辭牽合飾說特作此壽張漫瀾之語耳嗚呼藉令先王之道殘闕

○又曰自漢而後推尊孟子者莫若唐韓退之然退之特推軻衛道之功而已未始以軻道為至也蓋有所見也此蓋據退之與孟尚書書而言之也然退之推尊孟子者不獨推其衛道之功而已實以軻道為至者也何則韓原道曰吾之所謂道也非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
得其傳焉由是觀之韓旣以孟為承先聖之傳而接其
統也此豈非以軻道為至之甚也乎況宋儒道統之說
此語為其盤觚也則所謂韓未始以軻道為至也蓋有
所見也者吾弗信之矣

○夏商而上親親長長尊賢之道有餘而貴貴之禮未
備至周公然後貴貴之禮數大備秦以後貴貴之道專
盛而尊賢長長親親之道大衰以至今日則尊賢長長
之風幾將滅焉

○王元美論文譏辭不足而理勝相掩之非是固然矣
然理不勝辭亦於文為瑕故文帝評孔融文曰孔融體
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典論可見理
不勝辭不能免其譏也大抵于鱗之文以予觀之則多
是理不勝辭必也理辭彬彬而後可稱好文辭也耳

○人皆知始皇焚經惡最甚而本邦自古無挾書禁
人不知其害道甚於秦火也何則秦欲以刑名治國而
時儒動引聖經論駁沮止是以世間有聖經為害我道
以故焚滅焉耳觀本邦戰國時不然時君不知治國
有道其於治國也非以意則傲人耳而不則於古肯不

雙桂集
依於法術故視聖經如弁髦外之不取不用雖有之不
以為益雖無之亦不以為害以此論之則本邦無挾
書禁其過非有甚於焚經者乎

○大抵本邦近時學者之習有三弊闇齋之徒概皆
固陋寡學而其行已亦皆偏執迫切仁齋之徒概皆模
胡調停學無有歸著散漫自然不知道之有精微而其
行已亦多庸凡鄙俗乏於峻異卓立之志關於脫塵超
凡之操如物氏之徒其學皆膚淺鹵莽而其行已亦多
放蕩輕薄無有持修檢束之意此雖其徒之罪乎三先
生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焉蓋闇齋之學以下殘闕

○元寶以來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有若伊仁齋物徂徠
宇士新其所著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然至史則寥寥
以是功臣之業名士之跡鬱滯不闢湮沒不發豈不惜
哉

○南郭天才流麗其詩合作者真是配古人然其聲律
動失法度是其學力不足處至文則大較婉佻浮而乏
於實雜而淺於法雖譽高一世而實殊不稱物茂卿嘗
叙其初稿云它日使子遷木鐸一方詩之教庶幾被之
一世哉文亦然然其慧而才敏也故其巧與俊終或不
能全閱之時出之子遷乃無所不有已可見雖茂卿之

私其徒哉以其不可為之諱掩也

○士新於文篇什未多體製不備寥寥絕響其僅在者雖無輕率粗謬之病然少有縱橫雄拔之氣有餘于雕琢矜持不足于獨造超逸要之彼雖鑿磨之功甚勤而操觚之業未暢中道摧殞為可憾耳然又竊謂彼之於操觚即使天假其年亦恐竟不能入化境非直其淹病短命志之不遂抑亦受才有限

○士新才不副其學南郭學不掩其才假使二子者合其所長也則始將無愧古作者

○余嘗評士新詩譬如小心謹行比丘束縛小乘律都

無禪解

○程子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喻竊謂此言可以論我醫中藥性之理也蓋理之本源未乘物者渾然只是一理而已至其乘氣機而分則其大者為陰陽為五氣若其陰陽五氣之理為氣所挾持而散成至微至小之草木昆虫則其品不可勝計也若就其至微至小不可勝計之物而必欲一一推其理之緣故此謂之鑿也元以後之醫皆謂藥之色白者皆入肺黑者皆入腎此特就物理之大者而可語其大綱也耳豈知形易則其理亦易理非易其氣使之然也理乘氣而遷

氣中之變化千萬不同豈可以一概之定理論之乎
○周禮瘍醫五毒之劑鄭玄以為石膽丹砂雄黃礬石
礬石五物也焦氏筆乘引之而以礬石為礬石蓋傳寫
之誤耳大抵方書礬石礬石常相混書蓋二字相似故
誤耳筆乘又引宋朝類苑云楊岷瘍生於頰連齒輔車
外腫若覆甕膿血內潰痛楚甚療之百方不差或語之
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岷按瘍醫註疏中法
製之用藥注瘡中少損朽骨連牙潰出遂愈又推蓬寤
語載瘍醫公孫叔創造五毒之劑傳瘍無不神效檢
其方法亦即此方耳非其創造也由此觀之此方可謂

奇方也而後世瘍醫之書未見有表出之者豈不惜乎
其法方詳見于註疏故今不贅焉

○雙子之生少有男女不同者男則必共男女則必皆
女然亦有不然者左傳記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嬴
生一男一女由此觀之似不必然也

○雙生之兒實象以先生者為兄据見也文象以後生
者為兄据本也此即何休之說見公羊隱元年註然以
瑜論之雙生之兒須以先生者為兄何則雙生者其始
非受胎異時也皆是一時受胎本無前後兄弟之分若
受胎異時則產時亦當異時然古來雙生者未見異時

異日而產者產既一時則受胎亦當一時余有成說記于左成說

○世稱後漢張仲景為立方之祖不知者以為仲景以前醫方皆是單方獨用至仲景始有合和之劑此大不然也蓋漢以前醫方亦多矣漢志所載醫方之書可見已但漢以前之方湮滅不傳其傳于今者莫先于張仲景故以仲景為立方之祖其實古方書亡滅獨幸仲景之書傳于今耳

○瑜之家有一秘書其書云奇應凡其原出於南都東大寺初東大寺鐘樓有一大鼓自昔打以報時焉其鼓

古甚矣不知相傳幾百年也永正中其鼓皮敗也寺僧因謀更張除去敗皮則腔裏有數字視之則一藥方也不知何世何人所記也然以其鼓之古推之則亦幾百年前人所記也蓋昔人珍其方之甚恐傳授非其人而良方之永絕于世因書而遺之後世者也於是寺僧之徒嘗製其方試諸眾病則數見奇效屢見妙應因命曰奇應丸既而相傳差廣至今天下之人無不知奇應丸之名者其原出於鼓腔云

○弇州宛委餘編載鼻之下口之上曰人中趙孟頫云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

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余戲謂此語亦有理。但以婦人言之下有雙乳亦豈單竅乎。瑜謂趙說固鑿王不識其義故稱之為有理已。夫天氣通于鼻地味入于口人中之地乃天地之中故稱入中耳。

○劉備之繼漢號稱正統余則謂未必然也。陶九成輟耕錄中嘗論之其說似有理。但孔明輔之所以世推之耳。苟無孔明劉景升亦何擇乎。王弼州嘗云昭烈之繼漢非特名義而已寔炎祚之正緒也。按異苑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

亦一徵也。嗚呼可謂迂也。

○世之學者以為朱註出而古註廢者則不然也。神宗熙寧中頒王安石所修詩書周禮禮記義于學官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矣。蓋王氏新說出而古註廢矣。朱註行而王註廢矣。縱令朱註不出乎古註之不行於世者亦且猶今耳。

○焦弱侯曰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而漢書古今人表既書范蠡又書計然是以計然為人名也。謬矣。余按以計然為書名者其說出於蔡謨然韋昭徐廣之徒皆以

為范蠡師也。況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焦之說，未可遽從，而漢書未為誤。

○魏略、魏志、晉書、北史、梁書等之書，往往曰：倭人自言，太伯之後。瑜按：國史無其徵。源親房、藤兼良議之，源說見神皇正統紀。藤說見神代纂疏。釋圓月嘗修國史，用太伯之說。朝議禁止之。近時林春齋修本朝通鑑，亦用太伯之說。朝議復禁之。又通鑑前編，周元王三年，越滅吳。下云：自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今日本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支庶入海為倭也。夫周元王三年，實

我孝昭天皇三年也。金氏之謬妄固勿論焉。萬多姓氏錄，松野連出自吳王夫差。然則所謂支庶入海者，松野氏之先耳。華人不曾知我書，其紀我事者，往往賴商舶僧侶之口誤。年代失名實，固不足深辨也。

○謝肇淪曰：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為扇，故扇字從羽。殊不知扇本戶扇扉也。凡戶之有扉，猶若物之有羽然也。故从戶。从扇，說文曰：从戶，从翹，省聲。月令曰：乃修闔扇，可以見已謂簾為扇者，亦取其遮掩之義耳。謝氏捨本論末，可謂杜撰也。

○瑜嘗贈田弘鮮書，用一大快事字。林義卿見之曰：一

大二字近世俗語今公用之於雅文之中太不穩予其時不記法華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之久乃謝而削之以今觀之則尋常尺牘書翰用之似無妨

○退溪集曰巴鼻猶言著莫也予謂著莫猶言歸著落著也退溪者朝鮮人李迪字復古退溪集全四十九卷

○又曰黃仲舉問松堂以除非作只是春然則恐與除是一般然否退溪答曰除非初不是只是之意惟其語勢再倒終歸於只是之意松堂看作只是可謂得意於文字蹊徑之外矣謂與除是一般恐未然也瑜按宋人語錄多有除是除非字自唐人詩文既有之

○束之高閣四字今人唯以為廢棄書籍之事不知此語本用之於人物按晉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而庾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太平然後議其任爾又胡氏文中云一概下視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此皆用之於人物上者也

○蜀主荒淫無度一日宴近臣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侍臣皆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通鑑瑜曰今俗謂飲酒好笑者為笑上戶悲者為悲上戶怒者為怒上戶眠者為眠上戶亦須曰酒笑酒悲

酒怒酒眠

○本邦文字有假名真名二種人少知其所以名之義者瑜按名字也鄭玄註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章曰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是也蓋所謂假名者謂假中夏之字音以記國語也如萬葉集所書是也言假借文字而就方言也若夫真名者以中華文字譯國語也以此就彼則是文字之本真故謂之真名如倭歌古今集序其用華言者稱真名序其用方語者稱假名序可以見也

○不合訓不當予以為唯俗語而用之然古文亦有用

之於不當之義者家語五儀曰殷王大戊之時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此豈非以不合為不當乎

○按躬恭古蓋通用家語問玉曰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已南面此蓋躬與恭通也其他家語中躬已二字疑皆是恭已之義耳然古來註家語者未嘗言及未知果然否

○吳臨川曰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瑜按吳氏所謂晉隸者是指今之楷書而言也非別

有晉隸云者也今所謂楷書者本皆謂之隸焦氏筆乘
曰東魏大學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殷隸書蓋
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
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
謂楷字為隸可以見已

○橫渠所謂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
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多
見其不知量也之語於今世學者真是頂門上一針

附錄

漫筆所載論學數條固未盡其蘊焉但復增子書略
陳識見乃附刻以便併見孫善謹識

復增彥敬書

蓋瑜十歲受學於東涯伊藤子所居三四歲則見吾黨
士多旁與伯卿石子遊矣乃得聞石子俛焉孳孳勵志
砥行之狀焉方是時石子蓋年二十有七八業已彬彬
云以瑜之髫年而尚未足瀆高明也乃未得投刺請謁
也然私心竊欽仰焉既而瑜年十五適浪華十七遊東
都二十二還洛則石子已祿於貴藩去洛者久矣而瑜

又與宇士新條士明橋以中輩遊則愈益聞石子者孰
矣乃知其學愈富其德益修也久之瑜亦釋褐於本藩
則漢津之去貴藩者僅二百里耳然法制之所拘身不
可踰境則亦不能脩然一往有請於左右也乃欲奉尺
一而通殷勤於左右亦自度驚下之質未足于大方投
魚目於漲海將無愧其夜光邪因循不果既而寡君之
老堀公儉與石子一再通書也乃從旁窺見其書因又
獲見足下所作文雖則僅僅不多亦足以髣髴見其立
志居業大非尋常之所能及焉也則瑜之得窺風采者
亦久矣哉無何忽聞石子奄然殂化乃與堀氏相嚮失

聲問淚下孰甚徐而曰縱使天上玉華之殿不可無石
子也將奈人間何蓋石子逝後獲其所著辨道解蔽者
而讀之亡論其與鄙見頗有異同然其大要有合於
鄙衷者乃潛然者久之曰夫聖遠道湮諸家紛然晚生
後學匪無牆面而能卓爾出群可以為後進之本鐸者
方今僅有石子輩而已奚為斯人而長逝矣哉及讀其
跋語則曰嗚呼石子雖歿增子猶在焉則石子之未歿
也何所從得暢然抵掌于一堂上疊疊而譚千古哉而
不可得已往年瑜乞暇遊洛乃携妻子取路於貴藩則
喜曰此行也顏色庶乎奉之耳既到貴藩則日已黃昏

而大雨如麻，輻夫奴僕泥沒，肝良苦。賤荊賤女亦皆輻，量嘔噦呻吟之聲相和，互發則瑜雖簡且麤，亦未免為之拮据將息也。而所預賃之小船如瓜者，舫而族於大橋之下者，業已三日，乃直卧蓬底，思足下不能已，輒遣奴冒雨上岸，馳問於某生所，增子幸善飯，邪他不暇問焉。至曉雨歇，水天一色，海光如鏡，順風習習，手至瑜猶欲泊一日，則舟人溫見曰：「風利不可失焉。」潮期不可後焉，何為濡滯也？乃嘖嘖相促，瑜乃復不能執彊，拗捩則舟人遂上錨，搖櫓至于港口，揚帆輒瞬目之間，直抵元山而泊。瑜為之悵然者累日，在洛數月，每與佐主齋。

芥彥章之徒，口足下弗置焉。歸時船由玄海，則亦不得過貴藩，既歸不日而寡君拜移封之。命官事鞅掌，孰不靡鹽瑜也。與於先行之列，路復出貴藩，然敝邑有禁曰：「此役也，路上不許取便。」旁過驛館，不容私事出門，乃每隊有法吏監督其事，則瑜預已審此，行亦不能得見足下，而尚且私心庶幾萬一矣。及期與同行士女四五十人偕，雁行結尾相連取路，既到貴藩，則同館士女亦十七八人，館舍矮小，老少奴婢雜然相向，喋喋耳使入，殆不能堪焉。加之法吏嚮卷儉囊，規規不置，則雖瑜之思足下之深也，亦不能輒得掘就而握手，又無須臾。

得設榻於敝館以請徒使傾注之情復缺然不伸焉也
矣至今念之心益焚如而十月七日忽接東都敝邸郎
官致足下四月五日所賜書蓋從貴邸郎官傳致也拆
封讀之具言因堀氏以知鄙名又三見茲之狀縷縷長
箋情意詳至一若交臂以談者狀令瑜頓得慰長想恍
如夢醒夫以三千里之遠無一面之素而垂念至此顧
瑜其實何所有而得之於足下乎然即足下之不棄瑜
亦自憫瑜之念足下深也瑜雖驚下亦未輕以言議假
入豈苟而惜石子者乎又豈苟而念足下者乎蓋瑜幼
而受伊子之學年十七八時已覺伊子之說於聖賢之

旨有不合者於是更潛心經藝留意古書又徧窺宋明
諸儒及物子之說既暨中年稍有所見則不自揣私竊
以謂是或可以庶幾百世竢聖人而弗貳矣是或可以
庶幾續洙泗微響於千歲之上矣乃益發憤忘食與憂
鑽研之久愈自信其不差矣於是作洙泗微響非朱詰
物疑藤四篇遂斷然以為道者三才所由之條理也德
者得也得之於天得之於學得於已而具於身之稱禮
樂者道之教也德之則也性者生之德也水性冷而潤
下是非水之天生之德乎天下之水雖或有不同者然
其為冷而潤下者則相近矣火性熱而炎上是亦非火

之天生之德乎天下之火亦雖或有不同者然其為熱而炎上者則亦相近矣人性善而惡惡是人之天性之德天下之人雖有聖凡賢愚之差然其善善惡惡之德則亦相近矣推之於萬物之性亦皆無不然者也凡人之有生仁義禮智其他百德皆性之所具焉雖則所具焉也猶是微矣亦猶物之種子乎苟非得其養而長之則不能有以成其大以盡其性而或却終至於枯亡消滅之矣此所以教之不可無焉而存養擴充之不可不務焉也子思曰君子尊德性而由問學是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所謂靜也者對感而動者而言之言

生之德貞靜恒靜之素定而不動也非湛然虛寂冲漠無朕之謂也又言曰利貞者性情也利以言情貞以言性可以見已如夫情者生之欲也欲也者好惡之謂荀子曰好惡喜怒哀樂是之謂天情是也但其感於物而動也其天或移移則必蔽蔽則人化物矣物使之然也故情也者不可不節焉者也不可不理焉者也苟能制而節之反而理之使之能與德性偕而無所背馳則情得其正而好惡之發亦皆中於天性條理之節謂之性情之和性情之和則條理之正條理之正則天下之達道也樂記所謂天理者謂天性之條理也人欲者謂人

情之好惡也亦言人欲順於天性之條理則無有不善者唯其無節而化物也是滅天性之條理而窮人情之好惡者也故曰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樂記之意未始以性為理也唯指德性之發有天然之條理者而言焉耳又非以欲為惡也又非言欲則當無焉當滅焉也而漢儒釋天理曰理猶性也固謬矣程子因遂曰性即理也而其所謂理也者亦就氣而上而言之則遂以性為未發之理而求諸冲漠無朕之初於是理氣復性本然氣質種種之說起焉其說曰未發則性也已發則情也性之發則是情殊不知性則生之德情則德之好惡仁

義禮智則德之發哀樂喜怒則好惡之發元不族多言焉況理者氣中之條理也則何可言必有此理而後有此氣也哉性則須養焉而長焉之物豈徒可復初而已哉性則一性而已豈可有本然氣質之二名哉故此數說者皆六經之所不言焉亦足下所明知何用多言然亦且有須言者董子曰性者生之質也伊仁齋以為質也者即宋儒所謂氣質之質謂形氣之稟也是乃性字本義也遂取以為其說性之證矣若如其說則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與物子性人人殊也之說亦無別也殊不知質字有形質體質之質有本質素質之質宋儒

所謂氣質之質是以形質言之也董子所謂質者是以本質言之也伊氏混之非也董子之語本出於莊子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林希逸註之曰質本然也得之司馬遷亦曰禮因人質為之節文此亦謂人之本然也耳若為不然則禮豈因氣質之稟人人殊者而作為乎哉必不然要之性者生質本然之德不期然而本自然者也水之冷也火之熱也其不然哉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若夫宋儒所謂氣質之性者以瑜觀之則唯是心之稟也耳非性也夫心者神明之臟性情之郭包藏性情總統萬慮宰擇運用之者也聖

凡賢愚之所以有分剛柔義惡之所以不齊凡所以人殊而不能同者皆由於心之稟賦有萬殊而已性與情則不與焉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子產固已言之夫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亦言心之稟賦之大分元自有上中下之品也程子曰下愚者謂自暴自棄者可謂窮矣心入則與性共存出則與情並馳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與言心之不可恃焉也故心也者不可不治焉者也不可不正焉者也不可不操焉者也不可不存焉者也修身之要無他唯在養性而長之制情而節之操心而存之而已瑜之所見大略如斯是其

曩竊所以謂解蔽之有大合於鄙衷者也未知瑜之說亦能有當於解蔽之意者乎不足下以為何如瑜持此說者今且十有餘年而未嘗以斯聞於世君子其聞之者自此書始蓋瑜前日與石子同其世而不得以斯一當之至今深憾焉此其所以深惜其死者不亦宜乎然尚有足下在焉豈可當吾世而復失諸足下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嚮者欲見足下者亦唯是已其聞鄙見也今特自足下始者亦唯是已此其所以念足下者豈其苟而已哉夫交淺言深者罪也今一辱足下之書輒以鄙說復之足下或怪而罪之哉雖然瑜則以謂瑜之於

足下也雖固無一日之雅也私心之所傾注不啻舊相識者既如前所言則亦何妨突如也雖則突如也乎亦猶不突如也況以三千里之遠使其書牘纒寒暄徒陳離隔崇飾詞華而已乎則往復如織亦奚益乎彼我焉且也徒自信而不言將何以除其固陋而知其所未知乎故敢略陳鄙說之梗槩以終夙心云爾乃以此而獲罪於足下亦所不辭也伏惟鑒察雖然是唯萬分之一其它所欲言者豈能一一而盡之乎嗚呼心邇身遐會面無期臨風長吁思情所至萬里神合身雖胡越意存臭味無金石其音而有遐心勗哉增君足下益懋明

德以永崇海西之望千萬珍重珍重千萬江君之書辱
蒙傳致謹領伏讀其書厚顧慙慙摘藻之美執禮之恭
亦何爾雅醞藉若是其優乎令人眴然起敬矣曾無君
子斯焉取斯大邦生才其誠無窮矣哉復書一通奉托
伏乞致之堀公儉以舊年仲冬喪其嗣子斯人生來唯
是一子而已而今喪之豈啻西河卜子之戚乎哉彼蒼
無情何其至乎此極也亦唯足下書辭所及故敢布之
爾

附錄終

故古河教授雙桂原先生墓碣銘并序

君諱瑜字公瑤姓原氏尚菴其別號雙桂其館號平安
人其先出自上總介平常胤而戰國之際甲將美濃守
原虎胤七世之孫也先考諱光茂以處士世住平安娶
原氏出自源氏非同姓也享保戊戌十月戊子生君於
三條街君幼穎悟機敏有神童之稱焉年甫十四歲喪
先考哀瘠若成人焉先妣原氏寡居善治家事乃命君
師事伊藤東涯先生君礪精勤學博聞彊記塾中無出
其右者焉先生屢稱後進領袖也弱冠有志醫術南之
浪華東遊武都研究方技家言探源素靈歸根長沙著

傷寒私斷若干卷兼博學善屬文聲名藉甚時先妣倚
浪華兄家君欲迎養而之浪華適先妣病劇君侍病盡
孝夜則祈天乞以身代之先妣竟不起君居喪毀瘠殆
欲滅性竟喪不復往於武都歸於平安業醫療痼愈癘
起死回生故四方延招雲集醫至殆無虛日焉延享二
年乙丑君歲二十八良醫之名震於四方肥之唐津侯
以厚幣禮徵君君應之至唐津為待醫藩中士民沈痾
應手奏効焉長崎之地去唐津三百里華和互商之場
國家置鎮臺官吏唐津島原二侯間歲巡視以備非
常矣寶曆十年丙辰君年四十三扈從于唐津侯巡視

侯臨鴻臚館華客迎謁侯命君接伴君素通象胥家言
善操華音不假譯士若華客謬呼鄉音君輒哂改呼又
唱詩餘小曲音響中腔華客相視愕然侯大喜侯臨福
濟寺寺主華僧也出所藏書畫卷軸數十品呈覽侯亦
命君鑒定君讀誦若流悉言年代工拙華客不能讀者
一覽輒讀侯又大喜歸藩之後賜賞賚明年特命改醫
負擢為儒學教授改稱三右衛門君感其知遇得遂其
夙志益研精六經至忘寢食藩中士庶遊其門者日成
群君諄諄善導成德達材者七十餘人多士之稱聞於
鄰邦焉寶曆十三年癸未之夏侯移封于下總古河蓋

其先封也。君亦從移焉。明和四年丁亥之春，告暇携其子敬仲出遊武都，蓋以古河僻地，頗乏文獻，故出居武都，欲廣交四方俊傑，及普考經解群籍，徵其家學也。居者不久，都下有火災，君旅邸亦延燒，時瓜期亦過，乃歸古河。是歲秋八月，再告暇出武都，寓蠅殼街之邸。九月患疫疾，卧褥二旬餘，眾藥無驗。君預識病不起，遺命敬仲曰：「吾死則勿歸葬就葬斯地，墓誌若銘，有舊友芥彦章在，汝以狀請夫人，我知己也，必不負所託矣。」嗚呼！命也。夫天不俾假我以數年，畢大業命也。夫言畢不再言。閏九月乙丑卒，享年五十歲。越二日葬于武都城北駒

籠。吉祥寺中。君娶大石氏，生三男二女。長良胤，字朴伯，聰敏夙悟，有乃父風。年甫十九，患脚疾，先君卒，次恭胤，字敬仲，嗣承家業，俊爽英邁，不減父兄。次光寬，早夭。長女嫁尾河原氏，季女年幼在家。君為人，隆準細眼，面若重棗，音吐如鐘，少壯豪邁，不羈好節，俠既就宦途，折節恭謙，篤實晚年，德行醇粹，為一藩模楷焉。初慶元以還，吾邦學者，專宗程朱性理之說。伊藤仁齋先生晚起，平安始唱古學，風靡海內。近時徂徠物先生勃興，武都別立一家，號稱古學。三家學者，互相詆排，莫能統壹焉。君憤然志究其淵源，潛思焦慮，鑽研多年，遂著「非朱詒

物疑藤洙泗微響四書指斥三家疵瘕闡明洙泗蘊奧
卓然別立一家之學焉其餘所著有桂館野乘過庭紀
談桂館詩軌桂館文集各若干卷其文專宗秦漢長于
叙事雄俊奇古其詩專尚漢魏盛唐然自以其才氣勝
之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束也又工書善音律通象
胥家言兼通武術善運鎗御馬凡所學莫不兼究其天
性爾煥相友稱知己今也受其遺託所為君誌且銘安
能文所不為君誌且銘也安能忍君負也故不固辭為
誌若銘若其譜系則具于狀中銘曰
海西東轍迹巡等群儒建大論考古聖不謬倫命世傑

先覺民

明和戊子夏五月友人平安芥煥房章撰

雙桂先生著述

念齋先生著述

史氏備考

過庭紀談

退刺

傷寒私斷

先哲叢談

咸刻
八卷

洙泗微響

同

溫泉考

一冊成刻

同
後篇

近刻

非朱詰物疑藤同

詩軌

同
二冊

同生卒表

同

雙桂集

成刻
六卷

轉音折義

許我志

桂館野乘
桂館漫筆

全成刻

辨談錄

賢相野史

文化十四年丁丑五月成刻

江戸書林

淺草新寺町

和泉屋庄二郎

